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

德業

漢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晉

會稽內史孔敬康愉 子闇附

宋齊梁陳

南兗州刺史陸叔明慧曉 子倕 任附

尚書左丞沈曇慶　吏部尚書沈臺真演之 父附

唐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史館修撰徐處仁儋

宋

國子祭酒姚輝中勔　靈壽令唐淅師胡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龍圖學士傅國華墨卿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司封郎田伯清渭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給事中王誠之信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蘇光兄良倚附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禮部尚書劉文儒章

安撫使劉師文甲　舒州通判沈叔廓煥

少傅趙悅道與權　戶部郎中黃子賜夢賜

知台州王致遠　參知政事常長孺楙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刑部右侍郎黃元章黼

元

上虞令林希元

明一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監察御史何同

蓬州知州金士琓紘　左副都御史夏廷簡廸

江西按察僉事馮本清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敞

副都御史王景賜暹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刑部主事管原理思易　鞏昌知府戴彥廣浩子愼附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湖廣巡撫蔡廷予錫

禮部郎中蔣廷暉暉曾祖鑑子宏附　安福簿詹景咸

右副都御史盧仲恩庠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刑部右侍郎金纘卿紳　順天府尹魯茂功崇志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陳昌懋仲修氏閱

德業

漢凡一人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

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俟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舉孝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

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政、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復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
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
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
士以希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趍日月之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會息亡身進賢嘗竟不
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晉共二人

會稽內史孔敬康愉 子闓附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亡愉遷於洛惠帝末歸至江淮遇石氷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幾爲所殺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以爲神人而爲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

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遷侍中太常蘇峻反愉倒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三遷尚書左僕射以議論持正為王導所啣出為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

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
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遣令歛以時服鄉邑
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貞三子闓珏安國闓嗣爵位至建安太守珏安
國自有傳

宋齊梁陳共六人

南兗州刺史陸叔明慧曉子倕任昉

陸慧曉字叔明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
侍中皆有名行時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立不

雜交游會稽內史張緒稱爲江東裴樂齊建元初歷官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其爲名流賞矚如此竟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

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俄徵黃門郎遷吏部尚書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

語帝遣主簿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以侍中出爲南兗州刺史加督以疾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英名時人謂之三陸僚學涉經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任御史中丞倕自有傳

尚書左丞沈曇慶

沈曇慶武康人懷文之從兄也仕宋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上書請立常平倉儲以賑人急文帝納

之曇慶性謹實清正歷任有稱績嘗語子弟曰吾處世無寸能圖作大老子耳當世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沈臺真演之 父叔任附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父叔任以平蜀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讀書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

誅劉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與左衛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議多異同惟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頒賜羣臣惟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業士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未幾遷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

上賜女伎不受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

唐共二人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張無擇字君選慈谿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為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毋以恤民為己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為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

直諫嶺表，移饒州刺史，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

鄉人稱其孝。

史館修撰徐處仁岱

徐岱字處仁，嘉興人，學無所不通。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賢之，表所居爲復禮鄉。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留給事中，史館修撰，性篤慎，不談人短，宗族孤孺，皆爲婚嫁，儉約一身，以行其德，雖老不衰，至今人能道之。

宋 共三十三人

國子祭酒姚輝中勔

姚勔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中召為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俯仰無所建明累遷寶謨閣待制國子祭酒知明州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卒勔所遺廢斥不以遷謫自解盡心民事所至俱有聲績尤以孝行著稱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涕至墓哀慟如初喪見者為之感動

靈壽令唐淅師翊

唐翊、字漸師、山陰人、世以儒術顯、翊生甫七齡、日誦千言、十三能屬文、稱奇童、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少之、翊稍露鋒鍔、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雨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數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焉、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謝濤字濟之富陽人以文學稱登淳化三年第爲梓州榷鹽判官李順反成都濤晝計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著作佐郎知典國軍真宗考吏籍内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副中書省濤在選中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契丹入寇議親征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雍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轉送濤請以他漕過雍陽者取以餉軍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

師詔從之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濤乃陳諸吏治狀且曰有罪願連坐奉使舉人連坐自濤始又之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太子賓客卒范仲淹稱濤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歐陽修銘其德納諸竁

陽之原子緈自有傳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虞奕字純臣錢唐人元豐八年進士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飢徙東路入對上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復則來歲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刑自請討賊悉降之入爲開封府少尹故時開封治獄得請寶赦罪其後悉任情弃法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四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

予奪自顓覦戶部如傺𢈔爽自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仰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内侍之領左藏者卒贈龍圖閣學士

龍圖閣學士傅國華墨卿

傅墨卿字國華山陰人以大父恩補太廟齋郎歷翰林學士宣和中以禮部尚書持節冊立高麗王楷有功還賜同進士出身進龍圖閣學士以守正大夫致仕墨卿凡三使高麗所過郡縣輒爲守令道上德意以寬有爲務罪囚及當死者多得減釋官吏有責罰編置亦貸除

之高麗至今廟祀之不絕初墨卿尉江都往來山陽淮
爲節孝處士徐積所知人問積所爲知墨卿者積曰方
欽聖升遐楚之官吏賓客皆易服臨郡庭下惟傳尉容
稱其服吾是以賢之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鄞人年四歲對客誦孝經止十七章客
問十八章何以不誦以具慶對客大奇之以父恩補官
授江山尉舉進士改金華丞歷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兼
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太子

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論官僚間賦、大猷曰、鄭衛之音、非講讀官所與聞也、遷秘書少監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大猷遂陳賜田勳戚、豪奪寖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資產、止可行於強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嘗與廷臣論強盜有犯止宜刑六項法、上聽之、既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大猷還朝、自劾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以言去、起知泉州、故事蕃商與人爭鬬、非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

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瓦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小夷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提江西安撫使、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于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敘內外族爲典、仁錄、率鄉人爲義莊、割田以倡、所著有適齋存稿、備忘訓鑒等書、

司封郎田伯清渭

田渭字伯清、縉雲人、初官辰州教授、五溪俗與中國殊

絶渭朔學宮刻典籍立程度推訓育俗爲一變召爲司封郎在朝八年廉靖自持故舊多要路恥私附以干進士論重之除浙東提舉常平歲歉究心荒政轉徙者來復除台處婺三州戶科茶稅又奏罷五等差夫送迎之擾民賴以安著有朋雲刀筆留齋集若干卷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徐敷言字明可西安人逖之孫也第進士入爲九域志編修官召對稱旨校書秘省擢御史復李孝壽所劾衛卒獄在廷稱其平未幾除江東運判番陽民吳氏館客

誘其子書不順字持以告并誣其載甲朝命置獄數言辨其妄吳頼以全俄與同列奏事與同下遷兩官謫監富順鹽井朝廷知其非辜召為吏部員外見執政首為同列者辯時稱長者擢中書舍人有從臣以墨廢遇赦遽復原官數言徼之堂吏邀還刺袖以還宰相又言比舉自代皆為虛文乞籍記以備擢用詔立法在掖垣七年以寵制守越奏罷貢奉物移守婺有惠政召至國門卒所著有易說及二五君臣論篤愛諸弟當任子先補從子琮

給事中王誠之信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舉紹興進士第調温州教授會郡飢疫以賑救爲已任召爲勑令所删定官書成進上比資格實歷四考纔少十二日或謂盍少遲信曰遲之爲利是欺君也上語宰相曰信在勑局久當序遷宰相以未嘗見其求遷對上曰不求遷乃見其賢耳遂擢考功郎宰相以三蜀士屬信不可宰相服其有守因奏曰近日銓曹之清信之力也有軍官賂吏僞爲磨勘隂薦信察其姦白都堂付之理吏無所容共禱於神願信徙他

曹無爲考功官上聞之喜曰一郎官乃能爾除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前後論事忠讜上屢呼其官而不
名出知紹興府奏免積逋以百萬計開山陰渟瀦注之
海民德之歌曰湖水湆大田失湖可耕民以生名之曰
王公湖置義田活民之不舉子者創義廪賫民之無以
葬者嘗使北肄射破的再發仍中金人驚曰得非黑王
相公子孫邪謂其善射倂武恭公德用也制誥得古體
字逼米元章賦揚州后土祠瓊花詩掩唐宋衆作有是
齋文集若干卷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剌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

三特與遺表恩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孫光兄良倚附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孫光娶黃氏歷寇起青溪婦翁以白金數千兩屬孫光瘞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寘孫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金爲謝孫光力辭弗受人稱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舉進士初補廣德尉二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番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孫晟通

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歎顧侍臣曰驗良能質實平正書其名於屏間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兄良倚字伯彝卒官臨海丞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識奇之登淳熙進士第知徽州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

苦霖潦、彥符爲築隄鑿渠、人免水患、號爵公衙、遷守潮陽、民稱豈弟、宰相薦士十九人、而彥符爲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鞫訊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除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墅類稿、

禮部尚書劉文孺章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第一、歷官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竭忠輔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嫉其不附己、出知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歷遷工部侍郎、兼侍講、論罷提舉崇道觀、孝

宗受禪念舊學召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删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宠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耳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書給事中封還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illegible]晏嬰一狐

數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章力
告老以顯謨閣學士奉祠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
文靖章容貌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
泄禁中一語世以比漢孔光

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
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
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

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三兵持帛書遣知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坐解矣曦僭王四日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以為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璧以甲帛書進上覽之謂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甲所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上念

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討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舒州通判沈叔晦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舉乾道五年進士、授餘姚尉、揚州

教授、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誘誨、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己、請黜之、在職纔八十日、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急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慼、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煥曰、且移書御史、

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菱含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治並綠寫姦者追償幸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上餘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置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喚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文華閣特謚端獻

少傅趙悅道與懽

趙與懽字悅道慈懿王八世孫南渡家於鄞遂為鄞人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歷官右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榷酤禁網峻密與懽首損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冤無不直母喪屢起之不可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趍朝遷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風雷與懽上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嘉熙改元襄蜀殘破武望風棄地召見

便殿具言防邊之道又言禁衛虛籍及京戶諸郡悉宜
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遂招刺三千人爲
忠毅軍以嚴宿衛薦文武士四十人以備銓擇遷戶部
侍郎兼權兵部尚書星變上章請罷謂臣罪擢髮難數
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祗天威以實德及民始
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賑恤五請竄不允於是中書方
大琮言與權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
覩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
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先

欽復同降官屬又累乞祠、不許、時論楮幣、又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懽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湖汐嚙堤、執政道帝意留之、與懽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時飢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懇惻視執政、與懽涕泣受詔、亟榜諭曰、今中奏振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

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活我與懽上則所請公朝下
則推誠勸分甘雨還至米商四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
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懽至
浙江上召還卽門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懽三爲府尹盡
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
以侍讀召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經筵言今日
國勢如以壞症付庸醫徒逞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豈
堪再誤邪時相忌而出之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
字賜之又賜泰卦詩忠邪辨拜少傅不起卒遺表猶不

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奥學徒以蠹國害民故歛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戶部郎黃子陽夢炎

黃夢炎字子陽義烏人博學善文登淳祐進士第辟荆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庫銀冤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船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糴節浮蠹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

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歸扁所居曰桂隱

知台州王致遠

王致遠永嘉人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飢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隣民坌至日至八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繼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

哺以活嬰孩之委弃者病與醫藥死爲歛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肖像祠之累遷湖北提刑改浙東知台州召爲吏部不赴居鄉十年創永嘉書院建青藜閣祀周許二劉鮑五先生朔望序拜講說復捐己地建義倉扁曰恩褒平糴以利民鄉閭德之

參知政事常長孺楙

常楙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進士調常熟尉遷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剸繁裁劇稱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徙監江淮茶鹽所

蕪湖局不受商稅羸改知嘉定縣以特薦除簽書臨安府判官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憚之改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飢民官吏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還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首論賈似道爭用事又論皇子竑當繼其嗣寧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請於朝捐金發粟役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

民得莫居歲後告稔邑人德之遷刑部侍郎首論雷雪非時之變以集賢殿學士出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為民食軍餉助糴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糴新苗二萬八千大覓公私之力飛蝗蝝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於朝得米萬石糴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既浙及會稽山陰死者

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通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黄帝怒貫似道以御書令委曲行棣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首言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栿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卒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以進士主吳縣簿有稱水仙太保爲妖者子秀毀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淮東總領檄子秀督宜興縣圍田租還白水災總領恚曰此軍餉所關乃敢爾子秀堅持之是年卒免稅令金壇縣稱最遷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奏鐲五疊鹽之困民者衢州

寇作、擇子秀往守、賊悉就擒、奏蠲秋苗萬五千石、又奏
改廢寺爲孔子家廟於衢、如闕里、遷金部郎、左司兼右
時、丁大全攻去丞相董槐、謀代之、三學諸生伏闕上書、
十上不得聞、子秀從二府就檢院取書、徑徹榻前、大全
怒、逐之、尋起爲浙西提舉、改提刑兼知婺州、婺勢家多
匿田隱稅、子秀操之急、勢家嗾言者劾罷之、尋遷浙西
提刑、進太常少卿、知臨安府、以言罷、復知婺州、卒、子秀
性沈毅、遇事慷慨、敢爲抵掌劇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
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餘力、聞一善、輒手記之、書

奬拔後進有古人之風

刑部右侍郎黄元章黼

黄黼字元章餘杭人第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歴邊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爲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歴邊任始除樞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彦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

民亦孚其恩信熙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迹顯著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歎曰如鼎言可謂盡用人之道矣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升副使浙東濱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籲捐濟計代之毘陵飢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籲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賑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歷遷刑部右侍郎以論劾奉祠充

元凡一人

上虞尹林希元

林希元台州人博學能文章由翰林應奉出尹上虞在官廉介妻子恒有飢色人不能堪希元處之泰如也白馬湖最關水利每為豪民所侵乃定墾田數湖始復舊旱潦咸賴之重建明倫堂纘修邑志嘗請立箕子廟於遼東祀董仲舒於廟庭皆有功名教者卒於官貧不能歛邑士為營葬之所著有長林存稿

明一　共二十七人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張純誠字尹誠，亭壽人。洪武初由和州同知擢江南提刑行部，至婺源，見黃山之民病於茶鹽，欲奏罷之，其使執不可。純誠曰：國家新立，正當損山澤之利以與民，使天下知吾輕財而愛民也。奈何沒民自殖以沮天下向化之心哉。辯難數四，使不能奪，卒奏免之。未幾陞監察御史，與修律令，定官制，持議勁正，中外肅然。一日乞歸省。上因令招集鄉郡之舊爲方氏兵者，純誠愀然曰：臣事陛下十年，無絲毫惠利及鄉里，今歸省而首招

集鄉里子弟以爲兵父老其謂臣何 上動容稱歎而止山東初定欲擇一管鹽筴者而難其人 上曰前張純誠奏免黃山茶稅不可邪遂以爲長蘆運使未至官而卒

監察御史何同

何同衢之龍游人洪武中由人才起家歷官監察御史質朴寬厚鞫問獄情每存欽卹嘗曰求生於死者不得則生者與死者皆無憾矣立朝正大風紀肅清士論重之

蓬州知州金士琬銘

金銑字士琬開化人洪武初舉順天鄉試歷官四川蓬州知州愛民守己不以邊遠鄙其民民亦甚愛之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尤篤孜孜清操如一日給由便歸田里不赴部家居環堵蕭然日以詩文自娛而周窮恤困視其力之所能恒汲汲焉同宗一門夜死二十餘人無敢視者銑獨周旋其間親視飯含爲之殯埋其於不義若或浼己身死之日至無以爲殮說者以爲真孝廉

左副都御史夏廷簡廷

夏廸字廸簡台州人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試春宮弗第入內監讀書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溧陽丞邑年丁水涝逋賦數夥其粮里有鬻妻貨子願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廸閔而思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調福建懷安丞一治以溧陽之政薦陞大理左寺副廷中稱平 文皇即位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轉郎中百司官吏舉得其人名達 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加尋拜河南參政有嫉其能者交訐陰私繫獄聽勘

仁皇知其寃請命於行在肯之起復兵部司務四日召
至文華殿面諭清理戶部田糧郎擢爲浙江司郎中廸
以浙人辭復諭之曰爾不作弊何辭爲乃叩頭奉命不
數日清理以聞拜四川左參政時朝廷遣使採薪木植
踰越巖險時厲氣盛行民多橫夭廸因入覲備陳民艱蒙
特賜寛免軍民歡聲如雷丁母憂服闋調江西左參政
仁皇即位召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領詔督常州
府稅先是常困於水災廸至令郡守等勘實徧召鄉之
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擡賑得米六萬餘斛以充賑濟公

私橐以給助丙午二月忽遘疾卒於金臺年六十一廼
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態惟竭力拓基
構祠以祀祖宗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先松谷
所遺田五十畝以充祭用凡四時先臘等祭量入爲出
著時思儀略一篇以識之子孫至今世守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本清

馮本清餘姚人由貢入太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永樂
甲申奉勅撫綏松常三府長洲有寇盜聚至數百人督
兵會之監司請緊論大辟本清不可奏誅其魁餘悉爲

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孽前御史輒避不居本清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贓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遷四川甘肅亦如之庚寅扈從北狩歸績最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香貨百萬而非其產本清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本清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時逋賦繁亟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分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追善爲撫諭民感泣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

宣德丁未改江西廵按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涖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謙督官屬治棺歛歸其喪年六十其爲人孝謹慤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敞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永樂癸未以鄉書首薦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刼掠逮捕數百人鞫之多不服敞察其冤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翌日復至同官

爭不可敵卒遣之明旦圭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
二人辭色異者即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
外何氏肆被掠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
而自經死　太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
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隣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商之
數而以盜加之繳察其誣辨理之皆得釋宣德初歷遷
至禮部右侍郎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
利遣人自相見禮敵語之曰吾奉詔至爾蓋小國一酋
長能盡禮於使者即所以尊敬朝廷何用自為卿趨拜

坐於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為巧媚辭欲眩以聲色敞
正色待之終不為動及還餽贐珍異一無所受利乃以
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閉關敞廉
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敞復
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
比還却贐如初正統元年平陽王復封晉即以故護衛
官軍田廬為請敞受命往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
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啟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
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毋過乎且朝廷

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 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朝廷還奏 上嘉之遷左侍郎敵蒞政恩慮精審防範周審以國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為姦遂白尚書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未幾卒於位年六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給傳歸葬敵質性溫厚待人接物意氣豁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問學

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庵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王景陽暹

王暹字景陽、山陰人、登永樂戊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調陝西督儲有勞、遷布政司右布政、奉勅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民用不飢、以母憂去、吏民請留、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勅諭薦其代、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如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收用老成以護

根本、召還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時遠邇軍民驚避聚城下惶惶待斃、遲啟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奉安撫順天等處奏罷被虜諸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改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遂奏定修河用工次第、自黑洋山抵蕭縣毎十里置鋪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饑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又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隄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圮、年纔六十

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杜門謝客優游林下十餘年而殁享年七十所著有愼菴集四十卷藏於家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鄭辰字文樞淳安人永樂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福安民有告謀逆事辰往廉之得其誣狀抵以罪谷庶人有異謀遣辰陰察其虛實比還　太宗召至便殿親詢之辰語其不軌之狀甚悉尋擢江西按察使賜楮幣馳傳之任滁州盜起朝廷欲遣兵往討辰謂此貧民懼徭役竄入山谷間者不宜加兵乃躬往撫諭遂皆安業召

陞工部左侍郎奉勅考察雲南四川方面官還濬漕河有言宜自大名開渠通衛河以便行舟辰以勞民奏罷之陞兵部左侍郎歷九載以疾致仕卒

刑部主事管原理思易

管思易字原理鄞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平恕奉命使湖廣辨疑獄釋繫囚全活甚衆衡陽有少婦秦氏嫠姑欲嫁之不聽有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郡境夜夢老婦縶一馬泣訴於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

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則覘隣右尺牘刺之有馮小二目將無是乎遂呼訊之即立承婦遂得釋歸州同知孟紹芳盜庫銀二千許齊官去司府以孟巨璫姻不敢問乃囚十數吏郝洪等思易知其冤即條奏之徑執孟抵法而釋洪等已而居內艱起復仍前職時有獄王琦罪不應死尚書吳中以私憾論死思易爭之中不聽竟殺之乃歎咤憤惋發疾卒思易平生勵志清約不苟得赴公車時道臨清見遺所錢守以待失者還之見者欽異性至孝友丹喪致毀足不踰戶限所入俸悉以供

伯氏與費子與人交不爲依阿人皆嚴之

肇昌府知府戴彥廣浩 子楫附

戴浩字彥廣鄞人永樂庚子舉人初判東昌管河道時有麥商舟覆拯其屍殯之所遺金數百鎰於公所據引移商屬盡給之九載遷守雷州州故並海滷病稼乃築隄以捍風潮民歌其德又改肇昌歲飢矯發邊儲三萬七千餘石賑之監司語以法浩曰法固知之如民飢何若以一人活千萬人即死固將安之乃上疏自劾朝廷優詔原焉天順改元乞骸骨肇昌民相率走闕下奏留

之後任、尋循例致仕凡二十餘年躬行德誼表率宗族置義冢以瘞里之無歸者置義塾以教學姓子弟終其身不衰壽九十三而卒游善吟咏詞翰戲墨多為人所珍有默庵詩稿藏於家季子櫝教諭以學行稱孫贅鯨黨贅相繼舉進士至顯官皆櫝子也人以為積德之報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周文字宗武仁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時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咸在館行衙雅推文有纂述才聲稱赫赫起然亦以是不得終在史館去為兵部上

事稍遷員外郎轉湖廣參議黃州歲大侵流移滿野道殣相望文多方籌畫以濟又盡捐俸入以倡富民分果先拯其急及事聞得請亟發倉賑濟全活甚衆無何以疾卒部民擁道哀號至爲服以送歸櫬者數萬人

湖廣巡撫蔡廷予錫

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陞知泉州府廉慎勤敏孜孜爲民樹長書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鎮戍兵公私便之尤善摘伏境無竊盜所洛陽橋圮發故石有刻文

云不頭廢欄蔡公再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而錫適以守至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甚患之計無所出乃爲文檄海神募賫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扶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傍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奉勅參贊宣府總兵軍務以功陞順天府丞服闋改應天秩滿陞大理寺卿奉勅巡撫湖廣大

飢設法賑濟賴全活者數萬家尋乞骸骨歸蕭然圖書不持一物橐無買山之資至饘粥不具逍遙吟諷晏如也有賀山稿行於世

禮部郎中蔣廷暉 曾祖鑑 子宏 附

蔣暉字廷暉錢塘人曾祖鑑元鄉貢爲池陽椽民有以飢餓去爲盜主者欲盡置於法鑑爭之不得乃陳於轉運達於朝全活者三十二人暉自幼好學博涉子史精楷法以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陞禮部郎中兼侍書引年致仕歸壽八十八卒暉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畏出

入禁闥、未嘗有過愛重友誼、一時同事、貧不能濟者、居
行飲食之有殘者、復爲殯以歸其喪日、爲經紀其後而
以與妻子、不免寒餓、弗恤也、黃養正姚震咸有學行、在
獄戍中、陳力言於朝、薦起之、皆至顯官、暉平生利患人
度矣、未嘗有所責報、亦未嘗以語人、故人咸以長者稱
之、書法蒼勁而結體森嚴、尤善題署、子宏、卒官吏部郎
中、

安福薄詹景威

詹景威、松陽人、尚氣節、敦行誼、鄉舉中乙科、訓晉江、誠

心作人多登仕版將擢鳳紀以上封事忤當路左遷夏
邑幕邑民流亡將謀不軌威至單騎直入諭以義毀壘
復業籍得民里七號新官里尋以艱歸起補諸城青齊
久旱蝗官稅積十二年不能入民貧過半乃抗章乞貸
設法捕蝗歲得半稔民以不飢貧者悉還長令政稍否
公郎正色請改歷安福簿令散其才竊歎曰君所至皆
得民少順 上得大用矣威曰吾强仕所以報君親行
已學也若屈節取寵不能乃擬時乞歸適憲臣交章薦
之皆弗領

右副都御史盧仲思睿

盧睿字仲思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丙午拜監察御史秉正明决不爲利害所惑嘗按治於遼因有訴冤者十三人皆金川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訓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強盜獄成且二年矣睿察其實寃辨出之十三人者得不死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奉勑以行時北虜入貢勢頗張睿慮其包藏禍心爲後患乃上疏乞修武備以防不虞識者韙之辛酉改命參賛寧夏軍務寧

夏孤懸境外尤為重鎮睿行視險要築臨沙興武二城列置烽堠十餘所查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初授田屯軍不計腴瘠衆苦於輸租久矣睿視瘠者求開田益之因教以鑿渠灌溉之法不數月田皆膏腴耕者利焉間被水災輒復具奏蠲其稅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斂衆錢以祭睿懼其費且擾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為常祀費陞右副都御史是秋虜寇大同如睿慮時睿在寧夏以有備故無患特賜白金文綺以旌勞之年六十一卽乞骸骨

歸家居十有三年而後卒廟爲人天姿醇美孝友忠厚人無閒言居喪奉祭必遵古禮若修家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視之若俛居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貲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賓客周貧困未嘗不豐且厚也人以是賢之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陸瑜字廷玉鄞人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慮囚淮揚諸郡多所平反釋繫囚三百餘人從末減者以十百數比復命陞郎中出爲山東右布政使適

齊魯大侵、民相厲、取富人粟、監司坐刼罪、瑜曰、民苦飢取粟、延殘喘以免道殣耳、即道殣免、而復殺之、忍乎、竟從輕擬、已轉左、天順二年、刑部尚書闕、屢推、上不獲命旨、特命瑜、遂下部儀拜、及陛謝、 上諭左右曰、刑部職司民命、適今得人矣。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奏指揮李斌不軌事、下達鞫之、達鍛煉以逆狀具獄、會廷議、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瑜所執者 祖宗之法、奈何枉人至族邪、達譖瑜私出反者罪、上不聽、止誅斌、已而達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質於瑜

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爲無罪然比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育欽之與謀也武夫有希功者執欽佃人數百輩爲逆黨瑜曰欽謀倉卒諸佃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一旦與謀乎竟得不坐瑜爲尚書十八年用於法比練習國家典故屢辨滯獄人以不寃致仕歸閭門養重十有七年卒謚康僖何喬新志其墓有云其明習法令如漢薛宣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懷詐有不爲也世以爲實錄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栝之麗水人領永樂癸卯鄉薦成宣德五年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按治河南歷遷刑部右侍郎時畿內廣平等府旱且蝗命希璉往視至則黜貪吏獨逋負免徵輸嚴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徙超擢直隸保定淮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者施罷不俟日當是時閩寇鄧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弊尤甚移希璉鎮守其地盡心撫輯人民稍安既而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請調兵討

之然知賊黨迫脅者衆可以說解也乃遣人抵其壘諭之曰若等皆良民特詿誤從賊耳能自新者待以不死不然將殄滅之無遺有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弃兵自縛請麾下希璉悉縱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奉命考察山東罷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時山東久不雨飛蝗滿野食黍粟無遺種希璉禱於泰山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饑民百八十餘萬口賜誥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天順改元　上倚賢圖治任希璉

以南京刑部尚書卒於邸時年六十璉為人忠厚端詳氣貌溫雅居官謙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請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能測其際可謂有德有烈者矣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朱瑄字廷璧鄞人以進士釋褐授工部主事督修通州倉漕舟附兜至故事輸紙乃得納兜積紙至鉅萬皆充私橐瑄悉罷之貧不能自給至鬻釀以供朝夕釀或不

售郎吳不舉火已而改背籍監稅蕪湖蕪湖故利藪少
乾沒可坐致千萬而班獨不一染乃大弛商征而稅入
倍溢常數已又改兵部進員外郎時陝西大飢人相食
奉命出賑鳳翔稽戶定籍惠利惟均其屬籍而囚繫者
原之曰此偷活一朝之命豈故乎乃又給穀種牛具課
民還耕所活凡六十萬有奇陞河南參議適旱蝗相仍
即以行於鳳翔者推之進本司參政撫治流民歸逃逋
劫貪暴戢豪強治決河不遺餘力陞本省右布政使進
副都御史巡撫南京興學造士備荒恤災罔不盡力過

瘁而疾作遂請告以歸瑄平生義利之介最嚴有齒及賕賂者輒哧然變色歟歷中外幾四十年而家無餘羨器用陶匏內子無金珠之飾郡邑諗其匱乏賫以薪水餉之一無所受會歲飢家且絕食都御史王璟適奉命賑濟餉之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則有之寧有飢官乎妻子竊尤之當道嘗檄樹綽楔固辭曰煩官錢用民力死不忍爲也終其身請託不至於耳貪墨者見即赧然童兒有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止之曰無以爲也朱都堂不愛真錢況假錢乎其爲市井人所知信若此卒之日

貧無以爲殮至貰棺於市今其子孫幾幾田牧至無以爲家說者謂天道無知

刑部右侍郎金紹卿紳

金紳字紹卿錢塘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家金陵之上元景泰癸酉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歷刑科給事中踰年 英廟復辟勵精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待甚至 上嘗謂一二大臣曰時趨具彈文即援筆而就詞甚切當 上覽而悅之 憲宗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

罪。繼今議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諒可任大事宜即召用。一時達被遠謫而竑起爲兵部尚書紳於是益以言責自盡嘗陳時政八事悉見採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紳年三十餘或意紳法比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紳剖決無滯雖老吏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恒嘗曰獄者人命所繫極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廷評爲故凡經紳平允者輒無異詞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

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矜某可疑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　上特簡紳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紳委藩臬二司官定計受畫俾各涖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以賑而凡可以寬民力裕民財節財用弭流賊者無不竭其心力在江右幾二年凡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三郡之民賴紳以寧未幾得疾卒年僅四十有九紳性簡靜慎交游且

官故鄉親舊有以私謁者竝拒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父家居者二十年以公務兼孝養時人崇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讀書自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青瑣獻納稿若干卷藏於家

應天府尹魯懋功崇志

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崇志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贐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天順初奉勅賞邊防範

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崇志適待漏闕下變起倉卒衛士未有應者崇志即躍馬張空拳與欽格鬪俄大軍合而欽就誅擢南太僕寺少卿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以最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困飢道賦數萬石崇志爲勸分以代之輸而以次賑其貧者中人王徵怙勢以鹽二萬引懇請以規重利崇志厲色拒之蓋崇志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顧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卒年六十有六君子哭於位小

人哭於野爲之罷市者三月論者以爲古之遺愛

董如魯慧

董慧字如魯海寧之泉山人世稱儒者慧自少至長孝弟剛介得於家法務實去華不事章句內外子弟有失道者誘掖訓誨教以事親敬長之節善者有賴不善者有警所居不過數椽題其正寢曰終慕獨留意於祠堂器制精備凡事事非齋戒不入朝夕省謁終其身不間置義田二百畝以贍三族勸節田六十畝以給族人之孤寡周急田三百五十畝以備里社之凶荒月望給貧

病者人米一斗死者與之棺無所歸者葬之義冢又建橋以利涉鑿井以濟行路景泰後數出穀賑饑至五千石屢授冠帶皆力辭嘗南至浦江義門鄭氏得其家範文公禮存於家北至姑蘇造范文正公家廟得其遺文以歸素欲遂闕里鄒國瞻挹遺風老不果行居常念念將卒語其子謙曰吾強力爲善禮下賢士大夫勤一世不敢少自肆者蓋欲保家族以成汝兄弟也家範數十條遺書千卷勸節周急田數百畝吾志與事盡在於此吾死後汝宜展親益惠加於故常毋徒過庸不篤以媿

亡人吾目瞑矣語畢而卒年七十有九謙遵治命遽散
米三百石周親近以表事始

都御史夏宗成墳

夏墳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
廣西首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典
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尤甚中貴人
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攖墳累章劾之落其權天順初以
薦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陴兵不足取之
民墳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

奚罪哉民皆揮涕去曰公活我既凱旋都御史韓雍將僇爲撫樂塲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雍愧而止成化改元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東獠歲多劇寇塤至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盜引兵將逐之塤亟奏曰制馭苗夷當如虎狼其靜也若弃而不使懷疑其動也必驅之而不使爲患今靜而故促之動何哉松桼將了益兵塤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簡精鋭四千八百

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未幾以言事不合輒引疾歸京三四上　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自負吾心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徵不報曰吾以病故弃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卒年五十有九

太僕寺少卿章用輝瑄

章瑄字用輝會稽人景泰中進士授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時中貴魏榮領神銃緹所部京校假月試侵關事後府舍人王廷倚藉宫掖得管押戍卒往往追涅其帑攫其囊凡盡瑄並奏悉置諸法御馬都監指揮衆人

刺有寵於　英廟命使朝鮮而無關符瑄持之不奉詔脫馳奏　上震怒械繫闕下言官論救乃釋尋遷車駕郎中進遣東行太僕寺少卿諸番貢馬入境多爲關帥所攫瑄請歲遣官閱所貢馬於各邊自是歲得良馬無筭於邊徼建學以教列校子弟邊士始知禮義尋乞歸所著有竹莊集四十卷

貴州布政使唐質夫彬

唐彬字質夫山陰人初從會稽章瑄學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後然及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

禮如布衣時而獨人廣坐中有所觸語輒掩口應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復見古人在官持法明審數考稱職時總兵石亨連衡內豎曹吉祥權傾人主編修岳正御史楊瑄等露章彈劾悉竄於邊亨由此恣橫陰蓄異志彬復率同列抗疏論之　上心善其言而慮亨猝爲變姑調諸御史於外未幾亨敗復彬官巡按關陜所至風望凜然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會兩廣賊起　上命兩都御史討之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民懼誅不降彬持節往諭以恩信民涕泣相率歸附改山東副使時地飢

人相食撫臣請賑未報檄為捐俸倡同列及王府得粟千斛為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甚衆明年拜福建按察使再遷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而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十篋而已

工部侍郎李時升

李堂字時升鄞人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監稅蕪湖時壐貴宋昂夤緣內批指取御木沮遏商人意將漁獵堂務從寬減刮剔宿蠹照上年所額存留羨餘籍記以充後解毋一不得染指自是中

貴不復踵差歷營繕司員外郎進郎中清寧宮災　手
詔營建堂議請發內帑免徵天下計以蘇民困工成減
原計之半存積動支之數什三每言曰所媿聚歛不如
盜臣欲免聚歛先革盜欺故諸大役既竟坐派而存積
不貲以備急乏出入勾稽精詳嚴密平日窮穴其中者
皆束手無所措歷太常寺少卿進應天府丞時建平縣
飢與廣五等聚衆假以稱貸擒掠閭有相守望禦侮殺
賊訛言洗勦幾激大變劉單騎諭以禍福衆感泣執獻
渠魁以徇脅從者悉遣歸農當道遷之以口舌代甲兵

可屬大事、御史蔣宗奏宜超遷丞弼、以旌賢伐、奉命歷試南京光祿寺卿、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勅整江南北、未幾陞工部右侍郎、時河患告急、勅兼左僉都御史、總理修濬、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堤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未幾回京、上疏引疾、詔許乘傳還鄉、痊日有司勸駕、蓋異數也、高蹈十餘年、閉門著述、有正學類編十五卷、四明文獻志十卷、梓行於時、而董山遺稿若干卷、藏之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二終